跨世代女『人』交流 ~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021 暑期活動 實習紀實&心得（一）

用人類學的眼睛做媒體——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跨世代女「人」交流暑期活動 廖雲章演講紀錄

黃怡菁｜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

人類學無用論，是真的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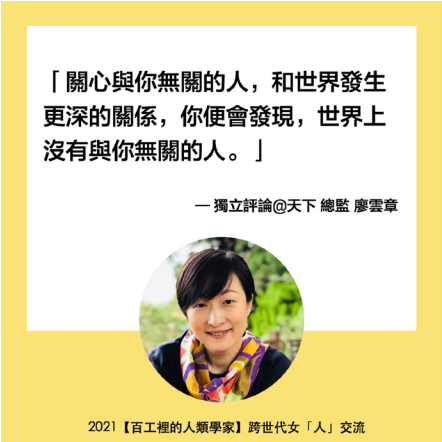
2021 年暑假，全臺灣籠罩在三級警戒的陰霾之中，臺灣人第一次理解不能外出的感受，學習居家辦公、居家上課，就連三餐也只能帶回家內用。在這樣的變化之下，人們習慣吸取知識的方式改變了。聽眾不再能夠面對面看見講者，線上演講如雨後春筍般冒出。講座籌辦團隊面臨許多挑戰，例如要在雲端上與幾百人相遇，或是能夠控制設備及網路連線能夠穩如泰山。【百工裡的人類學家】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裡籌備了暑期線上講座，也首次加入新世代的成員，讓三位暑期的實習生規劃這次的活動內容。

我與另外兩位成員幸運地成為了暑期實習生，帶著我們進入到團隊的疑問，我們在這個暑期活動裡想要問「人類學究竟可以做什麼？」這樣的疑問約莫從十年前起，每一兩年就會被放上社群媒體討論。被獵頭的系所囊括各人文社會科學學系，例如人類學系、社會學系、哲學系等等。有些學者高舉學科的核心關懷，認為這些學科有其不可動搖的價值，但是就讀於這些科系的學生卻在另一頭苦哀著「站著說話的人不腰疼」，嚴正地認為學者沒有理解學生面對的，並不是學科價值的問題，而是「學科如何轉化成職場知識」的問題。隨著學術市場緊縮，越來越多流浪博士出現，踏上學術之路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吸引人。各大專院校也漸漸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，嘗試和業界接軌，開出了許多知識應用的課程，希望能夠挽救這些科系的前景。那麼，我們該如何探索這個疑問？

跨世代、跨領域、跨職能的女性人類學職涯分享

生活在這樣的世代裡，我們想要理解人類學是如何跨領域地運用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想從自身的性別出發，詢問女性人類學者的職涯經驗又是什麼？女性在職場上會面臨到諸多考驗，升遷、婚姻、母職等關卡，每到一個關卡門前就是一道選擇。那麼這些前輩又是如何在十字路口下定決心，踏上自己的道路？因此，「跨世代女『人』交流」系列講座誕生了，獻給這個世代的青青學子們，也獻給我們自己。

跨世代女「人」交流的「跨」有三重含義，跨世代、跨領域、跨職能，我們邀請三位講者前來分享自己的人類學職場經驗。首先，這個系列講座想呈現跨世代的經驗，找到了在新聞領域的廖雲章、在健身領域的May、以及在市場諮詢領域的林宛瑩，試著看見不同世代的講者如何思考這個問題；接著是跨領域，我們找到的三位講者都不在人類學領域就職，分別在媒體業、健身與新媒體產業、市調公司就職；最後，女性帶來的特殊議題是「跨職能」，橫跨了職場與家庭兩面。接下來，本文將會以獨立評論在【獨立評論＠天下】總監廖雲章的演講內容，來討論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幾項疑問。



用人類學的眼睛做媒體

廖雲章，獨立評論在【獨立評論@天下】的總監，過去曾是《台灣立報》的記者、《四方報》的共同創辦人。另類媒體的經驗及先前老闆的鼓勵，讓她一直注意媒體是為誰發聲，創辦《四方報》的初衷便是希望讓新移民工有自己的報紙，能夠以他們自己的文字，說自己的故事。自創立四方報起，廖雲章一直關心著這塊土地的移民工，關心他們如何生活，如何與臺灣有更深層的互動。她先後創辦了「外婆橋計畫」、「移民工文學獎」、「地板圖書館」等活動，更於 2015 年開設了「燦爛時光：東南亞主題書店」。這些活動多與文字、媒體相關，一方面是源自於廖雲章的本業，另一方面是廖雲章認為能夠書寫、發聲，是最能彰顯移民工們主體的方式。

廖雲章雖然是新聞工作與社會學出身，但是她撰寫移民工報導、書寫著作《西貢流浪一百天》以及日後在臺灣耕耘移民工群體的服務時，都善用了人類學的方式。對於人類學家而言，做田野就是要浸淫在研究的群體之中，每日每日反覆地出現，直到田野地的人們不再視你為外來者，而成為了當地人。學會當地人的語言，學會當地人思考的方式，理解當地的儀式與文化。廖雲章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做媒體、做移民工的服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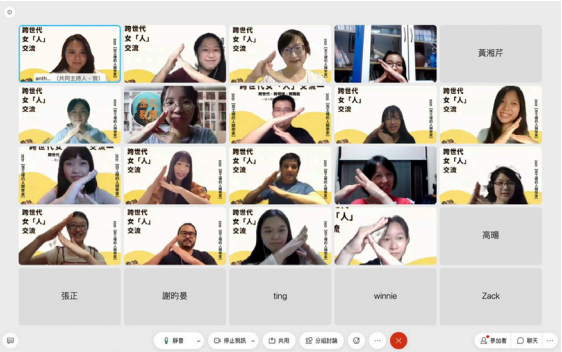
廖雲章將臺北車站的黑白格地板，比喻成火堆，「大家在曠野上很無聊，就會開始交談……」。起初將東南亞的書籍帶到臺北車站，是因為廖雲章發現臺灣缺乏東南亞語言的書籍，移民工來到臺灣後沒有閱讀的材料，於是她發起「多帶一公斤」的活動，凡是去東南亞旅遊、辦公，或是移民工返家，都歡迎多帶幾本書回來，讓移民工在臺灣有書本閱讀。而後，臺北 101 也自行響應，運用 101 觀光景點匯集的人流，讓更多人加入參與這個計畫。後來她將這些書本帶到了臺北車站，回憶起活動一開始的場景，廖雲章說「當她們開始閱讀，北車大廳的喧囂突然安靜下來」。許多移民工告訴廖雲章，「在台灣買印尼書很貴，可以讀到自己看懂的書真好」，就這樣北車地板圖書館開張了。不過，在圖書館閱讀久了也會疲累。以閱讀作為藉口，來這裡的人有些人看書、有些人無聊。無聊的人們開始交談、認識彼此，匯集成更緊密的網絡，也讓廖雲章有機會聽見更多移民工動人的故事、看見更深層的文化。正因為像是一個人類學者做田野，有空時跑去臺北車

站坐坐、聊聊天，也讓她隨手捻來一個個移民工的生命經歷。當有其他記者問她「你為什麼有很多故事？能不能介紹給我？」，廖雲章這　回答「我幫你介紹沒有用啊，人脈並不是把人介紹給你，事情就會發生。地板很重要，因為她一次次看到我，我一次次看到她，她一次次決定要告訴我事情。」不斷地出現在同一個空間，一次次的相遇與熟悉，替她與這些移工們建立起不可取代、不可複製的關係。

身為媒體人，如何平衡家庭與職場？

當我們問起廖雲章「你是如何平衡家庭與職場？」，她用著清脆的嗓音說「我覺得我沒有平衡耶！媒體工作很難區分上下班時間。」在螢幕面前的我們笑了出來，廖總監的話相當地直白、坦率，反應了她的真實生活。廖雲章和先生張正，兩人都投身於媒體工作與移民工議題，她說他們上班也聊這些，下了班也還是分享這些，許多的活動就在兩人「表定」的下班時間，閒談之餘誕生出想法。廖雲章說，影響她的兩位「女老闆」對她帶來莫大的影響，而這兩位老闆也是他人口中的「女強人」類型，讓她從以前就不覺得女性要為了家庭犧牲職場。這兩位老闆，一位是《台灣立報》的社長成露茜，她不停地叩問、提醒廖雲章另類媒體的角色及使命。另一位是《天下雜誌》創辦人殷允芃，以身為度地作為典範，不停不停地去思考臺灣的未來。這兩位女老闆的指引不但醍醐灌頂，奠定了廖雲章媒體人的使命，也親身示範身為女性媒體人是如何工作、如何投入於職場之中。

在服務移民工的過程裡，廖雲章也曾經因為文化差異，而反思了自己的女性角色。她說到，有一次和一位越南女性移民到她的家中，吃完了飯她繼續坐在飯桌上，遭到該位移工的丈夫調侃臺灣的女人不用做家事。經過這段歷程，讓廖雲章回過頭反思「移民工處在什麼樣的社會？臺灣又是什麼樣的社會？」她並不會先驗地評斷這些移民工所處的社會文化是優是劣，抑或是憐憫那些將婚姻視為交換，嫁來臺灣的外籍配偶。相反地，她進一步反問自己「如果這就是她的想法，我有什麼資格去批評她？她或許也不需要憐憫。」

跨領域人類學給予我們什麼啟發？

在廖雲章的分享裡，我們看見人類學的影子。用田野工作蒐集到的資料、得到的故事，比起單純、傳統的新聞工作還要來得更動人，更具有自身的觀點。回到最一開始的「人類學無用論」的討論，跨世代女「人」交流系列講座，讓我們看見人類學知識與方法應用的多個可能。確實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並不是一套簡易、能反覆複製、操作的「技術」，我們身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，難以在修習四年的課程後，拿出一張證書、帶著一套專業方法，進入社會「對症下藥」地解決問題。不過打開人類學的眼睛，運用田野工作的方法，我們能夠更親近我們所關心的人、所關注的社會，而這樣的親近與貼合，也會更讓我們知道要前往何方。